穀梁大義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十二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師說

劉逢祿穀梁廢疾申何　敘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楊士勛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氏六藝論云親受子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謹案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攷名淑名赤蓋如公羊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著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麋信以爲與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信孫卿書多穀梁說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非徵言口授故可先著錄也漢孝武時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董繇江漢書董仲舒能持論江公訥于口然後漢何邵公亦訥于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實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之訓注中多采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董何能以胡毋之例正嚴顏之謬也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愍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

世傳者絕少隋經籍志有段肅注十四卷惠徵士棟據班固傳注以爲即宏農功曹吏段肅然儒林傳不載又無治穀梁者祿嘗以爲春秋微言大義鄒魯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董君齊胡毋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卽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爲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爲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迕俗師附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廢疾有不可彊起者余采擇焉善作春秋通義及解

補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辯解未決區蓋不言非敢黨同徵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爾

述曰黨同伐異之見經生俱所不免穀梁之在東漢學已不顯何休欲申公羊乃復從而廢疾之鄭康成之起廢疾非與何氏爲難將以存其學也今公穀二家頒在學宮并無軒輊武進劉申受乃申何難鄭不過自形其黨伐之私於穀梁何加損焉況何休注公羊積思十有七年而劉申受止覃思五日已綴成二卷何其敏也余既彙鈔衆說固亦不得遺之因條舉件繫於左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

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雜記疏

劉難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即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

述曰凡王使無有不言來者如宰咺來歸賵叔服來會葬毛伯來會葬等是言來乃傳例也唯榮叔之歸賵以早而含已晚故去來以譏之何休乃以不言來爲傳例試思除榮叔以外無有不言來者何例之有鄒公之說已外劉氏又從爲之

詞非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穀梁隱元年疏

劉申何曰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義與箋異箋爲正

述曰穀梁云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詞斷而嚴已明明歷倒左氏公羊二傳故鄭本之以拒何卲劉之何氏解詁箋亦不得不曰穀梁得之也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

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同上

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故之文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舉重是也見箋春秋不以疑辭非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見箋莊公篇意如爲定所不惡似矣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宣所惡與益師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述曰內大夫之卒舊史自皆書日孔子之寓襃貶先於益師無侅及俠等例之穀梁爲發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之例而

公子牙仲遂季孫意如等之不宜日卒不待削而自見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也後儒以不削意如之日爲孔子咎孔子受之矣知斷不以存丙申之日爲季孫意如之美也則意如之惡已自著於百世也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廄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壅道之不通也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害輕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害更重也隱五年疏

[illegible]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

述曰鄭氏所釋輕重已極分明若入則惡又重於伐矣伐則
重於侵侵則輕於伐與公羊精曰伐觕曰侵之例又何異耶

隱公篇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
有夏田于義爲短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
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
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
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
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
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也　王制疏
難曰鄭于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于

公羊徒据經文公羊衍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据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夏殷之禮當爲成周之禮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一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于孟冬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

述曰四時皆田不獨周禮左氏亦然劉謂周官六國時書左氏亦不足據耶車攻周宣王詩可謂之子于苗非夏田耶

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在紀何爲不地釋曰紀當爲已謂在魯

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桓十三年集解

難曰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已不知傳意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

述曰下內更不辭龍門之戰出春秋說亦不足信今案傳文紀字不必改也是時齊已謀紀敗績之兵齊爲主與戰之兵紀爲主經書會紀侯則戰紀已明故傳申明之諱爲之引其例莊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是其例也經書伐衛則戰衛亦明故傳申明之也何云在紀何爲不地然則在衛亦何爲不地乎又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其不地於蔡也亦其例也

桓公篇

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紀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失也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亦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莊四年集解

難曰論語曰興滅國公羊傳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與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

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爲
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
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
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
乎紀侯得民之賢亦望文爲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
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
于經則何取于傳乎

述曰就如劉言爲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則
變滅言去其國足矣曷爲大之書大去者經以紀侯之得民
而特筆之也且大在紀侯則小在齊侯矣傳之望文爲義確
不可易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矣此名當爲字誤爾莊六年集解

難曰定十五年傳曰其辭石尙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稱字則當如祭伯祭叔凡伯家父南季伯糾之屬此實王子突也傳不解爲王諱微弱故不言使反加王人使子突繫之而仍書月以起之之意僅以善救衛爲義致淺陋耳稱名稱字皆失之

述曰公羊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据公羊之意但以子突稱字爲貴耳若何休之說以突爲王子則春秋書王子虎王

子瑕皆稱名則突是名非字何注已顯與經傳背矣劉尙據其說以難穀梁不亦僻乎何以爲稱子則非名豈知突如爲王子則又是名非字乎試於王子虎王子瑕之中橫加一人字猶成詞乎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衞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釋曰于讐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于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莊九年集解

難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也敗非大

惡爲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于復讐以死敗爲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讐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爲名耳反以爲惡乃于義叛矣

述曰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是仍襲何休駁周王魯謬說不足辨也若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此匹夫復讐之說也忽而王讐忽而匹夫待讐進退惟心一至於此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莊十八年集解

難曰果虧傷未復即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于義爲短

達曰說見述例日食爲後代歷法實有夜食者劉氏亦將以不占之說闢之乎鄭云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亦字誤當作不蓋既不得爲此月朔日又不得屬前月之晦故穀梁特於食晦日食二日外立夜食之例而經不言日不言朔之義始明斯爲善於釋也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何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　莊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如讓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文于本傳例方合非也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讐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也

述曰穀梁于使緡子來朝云朝不言使而聘則例言使故祭伯之外交絕去朝文祭叔之外交絕去使文傳例竝無不合之處劉氏未能盡通其例乃謂并宜絕去聘文不亦謬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莊三十三年集解

難曰牙之爲母弟經無起文見義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

春秋之失亂矣

進曰牙莊公母弟亦鄭君權詞牙不去日與季孫意如義同

其說見前

莊公篇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日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

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

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

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

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僖九年集解

雖十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今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

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

述曰扈之盟書甲寅穀梁無傳以今推之葢仍從內盟之例書日耳至桓盟之例方盛則不日將衰則日之傳云美之者言其極盛也　桓盟不日信在諸侯其與魯特相盟者扈與柯耳本俱從內盟例日因柯爲桓盟起例故傳曰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見盟柯之本宜日也如知盟柯之本宜日則無疑于盟扈之書日矣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何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

乎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厭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僖十一年集解

難曰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爲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淺深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本

以灾異修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illegible]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祭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

述曰穀梁於僖曰閔雨者有志乎民也於文曰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法戒之義已顯此爲言備義該何氏注公羊多設條例亦不過顯法戒之義耳義豈有更大於法戒者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何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邱卽散何以美之耶于義穀梁爲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僖十四年集解難曰桓德之衰實始于葵邱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楚邱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不序以明其散失之述曰桓德既衰而諸侯樂城杞于何見之鄭君以季孫聘齊證諸侯之散劉亦無以易也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書及爲惡是河

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也略之也則自相
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
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
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霸事
而伐喪于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貴以宋及齊明直
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泰晉戰于河曲不言
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 僖十八年集解
難曰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卽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
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
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于

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于義反矣

逃曰宋伐齊爲定亂則經書師救齊爲助亂邪公羊師救齊無傳而何注於狄救齊又善之救者爲善則伐者惡矣

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何曰卽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于義穀梁爲短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　同上

難曰狄救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衛以救齊

是爲譏也伐楚救江無救乎誠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
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
道矣
述曰傳但云伐衞亦以救齊也易所字爲亦字則曉曉者可
息喙矣又邢人狄人伐衞公羊無傳何注云狄稱人者善能
救齊徐疏云謂其上能救齊是以於此進之不謂此時伐衞
爲救齊也夫據現在伐衞之曲直不論但以前之救齊而善
故稱人春秋有是例乎何注之故爲迂曲大率類此此漢書
儒林傳所謂非其本義者也
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
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

出楚耳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僖二十一年集解

難曰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

述曰不與楚專釋亦以甚其專執之罪也較公羊說尤爲大義凜然何氏乃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豈知春秋之旨者哉鄭君之說姑就其詞釋之云爾

則眾敗而身傷焉　何曰卽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卽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卽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

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身傷耳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則眾敗而身傷焉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僖二十二年集解

難曰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惡詐戰以爲彼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若信而敗也以詐爲道異哉所聞

述曰左氏傳云公傷股并在四體偏斷之列則非穀梁一人之創說可知爲當日實事如曰春秋爲之諱故不書宋公敗績不思成十六年楚子鄭師敗績下有鄭師足包楚師故特書楚子而穀梁曰君重于師也今此若沒師文但書宋公敗績則疑於民未敗而君獲與失民之晉侯等轉失當日師敗

事實何得以楚子之敗相難也
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
何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相尊周室之美志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僖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人者陳而擊之鄰而尙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辭乎

道曰不敗而不書葬者必自有去葬之由傳例春秋之不葬有三非一端也敗而書葬者其敗或出于不得已非耍見執之恥而又自陷于敗者也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何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于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

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昔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僖二十五年集解

難曰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

述曰桓二年經書孔父傳曰字諡也其不名傳曰孔子故宋也劉亦將曰春秋非孔子家乘乎何注公羊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夫仇牧荀息皆賢者何以不稱字乎說見經師稱福傳

蔡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

陳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同上年疏

難曰陳納之即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

逖曰楚之圍陳使納頓子也此等無關大義曉曉置辨徒詞費耳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所據而當貶之耶僖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遂曰傳云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大義原自凜然何休乃引哀元年楚強之例難之是又與於信夷狄之甚者也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按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釋曰遂因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于此乎　僖三十年集解

難曰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

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卒弑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述曰不叛京師尊王之義莫大于此乃劉曰春秋非爲尊周而作直由黜周王魯謬說牢不可破故也悲夫

僖公篇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何曰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衆象宋羣臣相殘害也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與讖違是爲短釋曰穀梁意亦以爲宋

德薄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
驗於讖何錯之有乎文三年疏

難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
文之奚益哉

述曰何休以攈爭劉逢祿又以三統之例爭要皆非公羊所
有之本義也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
不周事之用也　何據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以爲禮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于義穀
梁爲短釋曰天子于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一作
襚則次之賵爲後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

聞之則諸侯相施於一作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于諸侯于士如天子于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五年疏

難曰京師去魯千里卽不三月而含禮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

述曰傳云不周事之用也用或作辭見范注賵以早而含已晚已之爲言太甚也俱爲不周事之辭言于事均不到也今乃泥定用字併改周爲及以相難固穀梁所不受也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

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文八年集解

難曰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稱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應云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而逐之乃得爲義乎

通曰范云傳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此說非也當從人者微之之例蓋書司馬爲變例則書人亦爲變例凡以見其爲無君之詞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

矣何以言來櫟曰蔡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也文五年集解

難曰四年風氏薨後蔡晉未鬬交兵也且因黷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乎

述曰傳云蔡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因可以見正故用季子來歸之例嘉之而言來鄭君之說亦權詞也

文公篇

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憚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

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 宣二年 集解

難曰公羊例大夫生死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綏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師將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据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貢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人後者同豈去有賢行得衆乎

述曰劉氏之說徒以成敗論人穀梁之例凡書獲皆不與之詞也鄭君之說亦屬權詞僖之十有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則鄭云將帥見獲師敗可知殊失穀梁之旨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豈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釋曰云舉族死是何

妖悶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

權齊人惡其族介出奔旣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

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宣五年集

解

難曰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通辭乎又以爲順齊人

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身下

聚獮六子之辭獨以良人爲言何君一時眞乃解頤鄭不兼

五子之病乎

述曰唯不立其宗後故崔杼又得復歸經不書復歸者因弒

君削之

宣公篇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于善則稱君之義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 襄十九年疏

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敢專乎若假辭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偏乎

述曰反命于介介辭告君得命而復固爲善則辭君卽君仍命往伐亦不爲處其君于非禮劉氏之說誣矣

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

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出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為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為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襄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于獻之末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其弒剽至喜見殺乃徒執其硜硜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為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以撥亂豈其重

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儗人不倫莫此爲甚

述曰專爲喜之徒春秋本不盡與之特其去見幾故經書衛侯之弟穀梁以爲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左氏亦以爲或勸之仕專曰是昭吾所以出也豈有意暴君兄之過乎

其不日子尊父政是謂夷之　何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君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

襄三十年疏

難曰若夷蔡班不夷許止當日蔡弒與日楚弒同文而異許

不日今與蔡于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辯暫矣傳略弑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弑則以爲正卒于例亂矣

述曰許買既非見弑則其卒自止今劉云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夫衛弑其君完亦書戊申豈同衛于楚以明文實之例耶何謂明辯以暫也

襄公篇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曰卽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穀子言世子

使若不得其君終 昭十一年集解

難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衞蒯聵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邪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爲短于文爲悖

述曰終者衍字使若不得其君者言楚不得執蔡君但得其世子云爾于文亦何悖乎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太重晉爲厥憖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

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昭十二年集解

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蓋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

述曰準普累而後進之之例則狄之固不僅以伐鮮虞矣蓋前此矣

昭公篇

墮猶取也　何君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墮實壞耳無取之訓詁鄭君釋云陪臣專強遂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亦爲己若更取於他然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諸本皆誤作范注據定十二年楊疏錄之

雖曰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于

春秋

蓋曰夫子辨家邑之制亦因叔孫季孫之討陪臣方得書于

春秋觀下經成之用圍以孟氏家臣弗叛孟孫故也

定公篇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何曰即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糾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爲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

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

則將誰乎哀六年集解

難曰荼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弒實陳乞

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

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

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

疏曰陽生出奔自與小白同例劉就荼引例故多歧說

哀公篇

附

辛巳有事于太廟　釋曰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

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

因宣公六月而禱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禮記雜記疏引案今穀梁本當無缺文此釋于義無攷姑存之

述曰此當入宣公篇劉因何休原文無考故附于後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釋曰去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惟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雩常雩耳故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禱民以身塞無狀穀梁成七年疏引案文義不類姑存之

述曰說見上宣公篇

釋曰雖庶人葬爲雨止王制疏引

述曰此當在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下

釋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月令疏引

述曰孔巽軒曰經凡二十六旱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月文者三是爲四部也

鄭釋廢疾補誼　穀梁春秋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范甯注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配合事同一體所謂無敵豈爲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爲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

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述曰番禺侯康字君謨著穀梁禮證以此文爲駁五經異義

而作然玩范注楊疏兩釋字知爲釋廢疾之文不但駁異義

之文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終

江陰馬　銘校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十三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師說

劉逢祿穀梁廢疾申何　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　申曰春秋不書公卽位非爲諭隱桓爭讓而作隱本不正讓桓爲正以禮抉之不在長幼也破范注桓之弑逆大惡不藉成隱而見如以爲將讓而弑之方爲大惡則傳意以隱不讓爲正而桓弑之其惡反得從末減乎

述曰傳云讓桓正乎曰不正斷制謹嚴春秋所以始於隱之元年也隱讓而桓弑之乃愈見桓之惡劉說不足辨也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申曰春秋亦不爲惠公之與桓爲正爲邪而作穀梁子探文周內斷隱爲成父之惡豈王者奉元第一義乎

述曰春秋託始于隱義即見此公羊傳說以爲王者奉元試問前乎隱後乎隱何君無元何元不可奉而必託始于隱何也乃劉仍以爲弟一義不亦愚乎

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　申曰邾于周爲子爵後失在名例聖人退之以明斷進之法繼之以明黨惡之誅（桓十五年來朝稱人）復之以明褒功之典（桓十七年復稱儀父）進之以明尊王之義（莊十六年邾子克以附齊桓朝周爵子）

述曰其實邾至莊十六年始進稱子前此書邾儀父又書邾人皆未爵命之故也劉一則曰退之絀之再則曰復之進之徒費俳張之說耳

不日其盟渝也　申曰日盟爲信齊桓之盟不日何以傳爲信其信乎不日爲渝我亦背隱從桓唐之盟何爲書庚辰乎

述曰桓盟不日春秋創例也至以背隱從桓坐戎之罪乃爲深文周內耳不足以服戎乃欲以關穀梁乎

宿邑名也　申曰以國爲邑大誤正以宿在同盟後爲宋人所遷故預于隱八年變例書卒加日滕侯不日常例不名不葬以明慕化之輕重云

述曰以宿爲國公羊并無明文何注欲起隱八年王魯謬說

見宿男卒注故以此宿爲國劉乃從而和之豈非沿譌襲謬者乎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申曰朝無銜命之禮如譏祭伯爲貳至尊當著其朝而變文以起之去月加日加王申例可也傳以祭叔亦不奉命何不去其聘乎

述曰唯朝不言使故去其朝文聘例言使故但去使文不待去聘也公羊以爲來奔義亦通但不得以非穀梁也

向我邑也　申曰取邑不言入也春秋邇王義不以難邇我國外取我邑非有故皆諱之向果我邑當書莒人伐我西鄙圍向

述曰不以難邇我國本穀梁義但春秋邇王終嫌襲何休謬

說耳春秋諱敗但言戰然不言外敗則內敗可知今劉氏改書伐我西鄙圍向無論向不在鄙已屬失實且但言圍則入之實沒而不見矣不更失實乎豈深於春秋者乎

苟為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　申曰節使向為我邑春秋志報亂當先書入極後書入向

述曰入極雖在後而入極之志則在先此春秋誅意之法也

不稱氏（氏謂公子非謂展楊士勛為左氏所惑失傳意矣）者滅同姓貶也　申曰極果同姓當如滅盛之例書之重辭之復矣

述曰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公羊以為盛伯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羊經作成傳作盛謂諱爲滅同姓託言降于齊師無論失實且莊八年見滅至文十二年書來奔中

隔七十一年公羊之謬不待辯而自明劉仍以爲聖書復辭

極當如之謂之何哉

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申曰杞本微國

無大夫故不稱氏范甯釋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

進大夫以國氏蓋謂使若其君自來以著親迎之禮耳然公

羊傳婚禮不稱主人之誼富哉言矣

逆曰公羊譏不親迎亦未嘗不欲著親迎之禮也

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傳旣以國氏爲

進之則安得復稱使乎旣云進之安得云無足道乎鄭君以

穀梁精于禮禮本于昏昏禮不稱主人且無傳焉若求其稱

安能知之

述曰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禮頌稱主人乃公羊云無母辭窮以自文其說不過公羊一家之言耳劉乃以繩穀梁不思自魯言之則進之以國氏自紀言之則逆之道微無足道穀梁未嘗自相矛盾也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范甯云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申曰有是哉穀梁師之迂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述曰兩舉或曰豈非疑事毋質之禮與

諸侯日卒正也范注正謂承嫡　申曰大小國諸侯卒葬時月日正變條例何君詳之穀梁缺不具范以正爲承嫡并失穀

梁之意

述曰范注之失蒙亦云然見述例諸侯卒葬條何君所詳用力勤矣惜多非公羊本義耳

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注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申曰公羊詳之穀梁舉一廢百其失則亂矣

述曰穀梁之例卒以日爲正葬以時爲正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七月則歷三時矣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則歷二時矣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歷一時矣準諸禮而無不合何謂舉一廢百乎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

申曰昔儒以爲穀梁者公羊氏之餘緒長于公羊者十之一同于公羊者十之二三所謂拾遺補藝者也莊子曰名述祖余從舅易詩書夏時義例五經小學多從受之此公羊義而稱傳曰是其證矣

述曰鄭康成云穀梁在公羊之先所引傳曰以今推之謬爲出自子夏而公羊亦得傳之耳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申曰其爲尸佼歟則秦相商鞅客也其非尸佼歟不可白也

其言禮樂何其逆也

述曰傳引之以廣異義原不以爲定論也

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范注據無侅卒不稱公子　申曰無侅卒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曰故

貶之也佚卒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曰不成爲君也按隱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無臣子故會盟皆不致其巳卒必卒之者託賢君行恩禮于大夫强命大夫書日書氏佚未命不日不氏皆正也無佚命矣據帥師公羊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不日不氏故貶之也益師命矣氏而不日遠也穀梁以爲惡非是見難篇曰不爵命曰先君之大夫傳之者過也禮豈不臣先君之大夫乎

逃曰劉云隱弑賊不討無臣子今强稱公子則是有大夫也且何注以有託王于魯謬說凡于經文實事皆百計託之使虛此亦云託賢君行恩禮亦未免誤用其心思巳夫强稱公子先公之子也不可曰先君之大夫乎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范注疾不與嫡俱行非

禮也逆者非卿　申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待年可也

禮無聘媵之道況卿逆乎傳不別嫡媵槃曰無足道失之范

据莒慶言逆不知莒慶齊高固皆自爲逆故經不言女言叔

姬以見大夫外取之非禮且明諸侯嫁女于大夫不自爲主

之禮范并失傳意

述曰范失傳意是矣夫嫡媵本宜偕行令卽後行紀當無有

不來逆者但微者爾傳故云然

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申曰此

緣泰俗匿嫡經不書名而誤解也滕在所傳聞世變文稱侯

書卒以其子來朝故本微國故未能以其名通凡書卒明赴

辭以春秋當新王曰某侯某正也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

滕不名也聖人于二王後及同國微者書其名以見法宋公和蔡侯考父是也于微國存其舊以見正滕侯宿男是也方進之以次國之封何嘗貴其用狄道乎

述曰滕爵書侯而公羊謂之微國爲之說曰貴賤不嫌同號其爲遁詞已見何注緣而飾之劉更張而大之以非穀梁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也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申曰正以其同盟而得變例書卒不進例者未能朝聘也若未能同盟而梁得書卒于所傳聞世則不勝書矣或前傳宿邑名也邑爲國字之誤或四字後人所增則此云未能同盟故男卒者謂僅與微者盟未能與公盟故不得進爵斯近之但同盟不如來朝亦不得進

猶楊士勛證前盟宿爲邑名此乃爲微國恐穀梁雖廢疾尚
不至此
述曰就如劉言滕微國舊史本不書卒孔子因其子于隱十
一年來朝而特筆卒之舊史隱十一年亦但書滕子孔子因
其來朝而特筆侯之且併其父卒而亦侯之驟進二等竝寖
二代以是爲託王于魯之意然也然乎不然乎曰公羊之意
本不然也公羊以微國釋滕侯之不名而又恐微國之無解
于稱侯也則曰貴賤不嫌同號而已至宿男卒并無傳乃何
注緣而飾之劉更張而大之以非穀梁由滕侯并及宿男而
不知併非公羊本義也
外盟不日　申曰于例不通

述曰義見述例外盟篇

月葬故也　申曰非故也正也以爲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葬時月日不別大國小國亦不察經文前後事實于例大亂于辭多不可知安得爲善于經乎

述曰何氏之例卽別大國小國亦未嘗不亂亦多不可知卽以滕與宿言之同爲微國而滕侯卒不日宿男卒書辛亥何注亦未嘗較日與不日之所以然也若穀梁之說則滕侯以用狄道故不日何亂之有月葬故也對時葬之正而言當文自見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申曰徒据經文言之其義例未著也盟非會也名列載書春秋託以張貶文公及大夫則

貶從大夫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公及人則貶從人此公及莒人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是也此因輸平爲不死難辱及一國之貶文若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公及楚人秦人等盟別有起文以見正也

述曰別有起文例卽未免于亂傳據經文此穀梁所以爲善于經也

聘諸侯非正也　申曰范注云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云[illegible]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非正甯所未詳

述曰范甯不知古義公羊舊說亦云天子無下聘之義見述例聘篇

隱之不書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申曰使爲未命大夫春秋假以明士喪禮君有弔臨諸事耳穀梁槩以成公意爲說則桓十一年之柔莊三年之溺不可通矣

述曰柔自未命使自不命若溺則貶也義各有當也公羊槩以爲未命則莊三年會齊之義不見矣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注戰然後敗故敗大于戰　申曰穀梁不傳託王之義故知內不言戰而失其說若此類辭多近公羊而意其遠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

述曰穀梁內不言戰爲尊者諱也故爲內諱敗亦曰內不言戰前後義例謹嚴公羊以春王爲文王遂啟注家託王謬說而劉反恐穀梁之亂眞爲乎託王耳眞云乎哉久假不歸矣

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申曰惡入之義不待日而書也入經

于滅其例時月而已郕爲同姓隱之篇再見入者故加日何

君詳之

述曰穀梁之例入者內弗受也同爲內弗受而自入者言之

則有惡有不惡故有日有不日何謂不待日而著耶

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申曰滕薛實微國故同日受之于

廟與穀鄧異文著加侯之爲封建文質法也范本傳意謂穀

鄧同時來不俱至是何說乎

述曰穀鄧至有先後滕薛至無先後故穀梁云然若劉說且

非公羊本義況經乎公羊云其兼言之何微國也夫滕薛不

微于穀鄧穀鄧何不兼言乎如劉說當云滕薛同爲侯爵故

同日廟受穀伯鄧侯賓異故不同日廟受然此乃左氏爭長之義也

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注明隱宜立　申曰建始之義所包甚大正隱之讓亦得兼之以爲宜立則當書公卽位矣

述曰隱不行卽位之禮而其宜立則于元年有正見之此穀梁之善于經也劉以實不行者而云宜立則當書想其說公羊大率類此耳

隱公篇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申曰與夷之卒不待正也桓之弒不著正晉以例桓也

述曰正督例桓公羊併無此說乃劉說耳劉亦未明穀梁之

例穀梁正不正之例最嚴督之惡不可云正之當云治之傳云元年有王所以正隱也又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治者治其不正正者不待治也此春秋所以一字不容假也惟與夷非以不正見弑故此年書王以正之

父字謚也　申曰以字爲謚安得此言謚衍也

述曰段玉裁經韻樓集云或曰少牢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此何說也曰其說在左氏穀梁氏矣左傳隱公七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公命之以字何絕之字依少牢注補爲展氏按衆仲以謚族合一之理對公諸侯之於大夫命其以字爲謚又命以謚爲族然則族於謚即族

於字也春秋大夫氏於字者皆以字爲諡者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展其字也展之卒在春秋前當以展爲諡矣故于此即命以爲氏也今本史記集解引鄭駁許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爲氏氏乃聲誤耳而朱晦翁陸貞山傅士凱顧亭林陳芳林皆是此誤字謂作諡有誤如其言則鄭云族者氏之別名左傳既云爲氏矣因以爲族四字不成贅語乎魯哀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注云誄纍其行以爲諡也尼父因且字段氏且字有攷以爲之諡夫仲尼字也單言尼父且字也以且字爲諡則孔子諡尼父矣其子孫雖氏尼可也子思不氏尼者公命以尼爲諡未命以尼爲氏也孔子諡尼矣故漢封孔子爲褒成侯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君不敢捨尼爲諡也春秋經宋

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傳曰孔父字謚也字謚云者謂以字為謚孔子周氏於祖謚也今本穀梁作孔氏父字謚也衍一氏字尚可通乎今人但知以氏於字而以字為諱之體鮮有知者杜注左傳失其句絕諸侯以字為句為謚因以為族為句不學之過也穀梁曰孔父字謚也又曰南氏姓也何例正同氏姓者以氏為姓　今案孔父字謚也當從段說以上氏字為衍不得如劉說以下謚字為衍也劉墨守何注未及傳攷三傳師說故云然

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申曰禮無諱遠祖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而不考其義所

述曰何休以孔父不名為賢夫仇牧荀息皆賢也又何以名

乎蓋劉亦不能爲之說也適非穀梁乎

于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申曰于桓何也于內不可也

逃曰成弑逆之亂惡莫大焉即非弑逆如桓者亦應無遺也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

鄭伯討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申曰此緣元年滕子來朝貶者本爵七年穀鄧來朝貶去秋

冬十五年邾牟葛來朝貶乎稱人之義而誤解也杞子稱侯

朝例變書月何氏詳之范以滕侯稱子杞子稱侯爲時王所

進絀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何爲作乎

逃曰何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

莫大焉故封之百里信如何言是封建又自周天子出也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申曰遠之非也隱亦與戎盟唐何以不遠之也何氏詳之桓無會當云桓會不致

述曰隱非不遠之也但自不致爾桓多會而云無會猶之現致而云無致皆所以治桓也

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申曰農隙講武正也邵解平爲不因田獵而修之非正于卦氣大畜當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不必因秋田也非崇武失經意觀婦人恐并非魯志

述曰爻詞周公所作日閑輿衛乃周公之言非孔子言也至卦氣更流於讖緯矣劉不信周禮而信卦氣之說徒取其便于己耳

兩下相殺不道　申曰兩下相殺則竊弄威柄無君之禍亟矣不道是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穀梁不著大夫相殺稱人之例而以稱人為殺有罪與討賊同文不知有罪無罪從葬別之得為善于經乎

述曰罪莫大於弒君故殺有罪稱人與討賊同文此不刊之例也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　申曰不傳昏禮不稱主人則與逆之道微之言皆瞽說矣使昏爲媒何不正之有

述曰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經明有稱主人者公羊以無母釋之此一家之言耳穀梁以爲下逆逆子紀不復反命故不

正其以大事卽謀于我也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申曰何氏云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得之

述曰公羊並不知有桓無王之義何注襲穀梁大義而小變其說劉反是何非穀梁曷不思飲水知源之義乎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申曰惡祭仲則何以不貶而反稱字乎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賢祭仲孟子之述伊尹豈易爲守經者道哉

述曰鄭康成以微子比衛侯之弟專劉譏其徒不于倫何注以伊尹比祭仲豈其倫哉仲之爲字爲名論終未定要不如孔父之確爲字也祭仲之惡千秋自有公論豈穀梁子一人

之私惡哉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注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

申曰出奔之爲失國明矣不必稱世子而見也稱世子則衞蒯聵忽矣是蔡友忽矣稱子忽是杞伯杞子忽矣

述曰傳以下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此不稱世子故明之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申曰此公羊傳也于傳例不合未知何時人之

述曰此劉敞所指爲俗師附益者也豈知穀梁條例足以包公羊何用取以入穀梁哉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申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爲志也鄭師

不言敗從內也范釋傳略例偏戰日疑戰月疑魯人語詐齊人語與公羊同若與鄭不和而戰當去結日文

述曰公羊謂此與宋戰穀梁謂與鄭戰要皆偏戰也夫與鄭不和何以見其必爲詐戰耶

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申曰來盟何以爲前定乎傳曰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舊方可云前定何以皆日乎盟例時月日公羊何氏若網在綱矣

述曰公羊成三年傳云聘而言盟尋舊盟也此自公羊例爾穀梁則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皆不日其聘而求盟者見成三年爲後定故日其例亦若網在綱矣

御廩之災不志范注以其微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

可也志不敬也　申曰周公皇祖在天不饗大動以威曰作丕刑于朕孫其與鼷鼠食郊牛何異非亂敗如桓故罕見之見無有不謹而志之者不知天命以變爲常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事天如事親也事亡如事存也不順乎親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徒緩其期而易之衆神其不吐之乎穀梁所爲敬君子譏其不知務矣

述曰御廩之災既不若西宮災之爲禰廟又不若桓僖災之爲遠廟並不若雉門及兩觀災之在公宮故可不志爲當志也皆時祭亦不志以求易災之餘而嘗故兼志之如公羊說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如猶三望之例而經不書猶嘗則公羊之說非也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申曰此古訓與不責坊淫之法不示褒弑之戒不申復讎之義引喻失當愛其輕身甚哉其蔽也

述曰劉氏所云三者知義仁足以包之且穀梁於隱桓俱進此訓所以爲萬世法非專爲一人言也何敝之有

桓公篇

紀國也邾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鄑郚注此國以三言爲名

申曰不傳復讎之義不知特變之文不辭孰甚焉

述曰於餘邱以三言爲名邾鄑郚亦以三言爲名何不辭之有上不言及下不言于者以經有脫文故兩解之

以鄭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申曰是變出奔言入也傳以常

例言之孟子所謂執一也是以地叛也何以氏紀季乎以地叛之他國者曹公孫會言出奔宋以自鄸也舍是不書矣此何以書乎宜問不問眞廢疾矣

述曰左氏云紀于是乎始判與穀梁同至復讎之說公羊一家之言乃欲强人從之不亦誣乎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申曰失經意甚焉

述曰但與公羊何注說異爾遽謂之失經意乎

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　申曰不名使若偏受邑也以無君故不沒公可也不名大夫何哉范以君前臣名解之豈以鄰國之君非君乎糾不言子則不嫌于齊大夫伉矣

述曰盟于暨齊大夫無空國偏至之理使若云者不其失實乎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申曰脫曰亡辭曰不復見又曰未失其國家以往其辭枝矣由不別遷與遷之爲兩例也

述曰范注謂自遷者兩例可知

次止也畏我也　申曰畏猶威也方合書外次義以桓三年莊三十年傳有畏例之則此不別外內非也

述曰畏我可也威我不可也徒以別外內之故而欲使內受制于外可乎且凡次皆爲有畏又何煩別外內乎

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申曰脫氏人子三等春秋設七等以進退之文不具矣

述曰七等自在經文穀梁略舉之以見例所以爲簡而該也

且專于此言進退幾於舞文矣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注魯與齊盟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

不會不書公以替疑焉　申曰內不出主名微者也傳失其

例如以譬宜譬桓則前柯之盟後幽之盟何爲出公乎

述曰公且不譬襄何更譬桓春秋因諸侯之疑而見正爲故

于此沒公也若如劉說諸侯之君俱在同欲尊齊爲伯公既

不往又不使大夫往而但命微者往會非人情無是理也

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申曰宋執祭仲齊執濤塗傳

以爲貶爵稱人今以爲與辭其疾在不傳稱人稱侯之別故

自亂其例

述曰公羊僖四年傳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案公羊以陳袁濤塗辟軍之道齊桓執之明明伯討乃經不書齊侯而書人公羊又謂齊桓不修其師是襲穀梁貶爵稱人之例矣然則公羊雖傳稱人稱侯之別亦未嘗不自亂其例也

此謂狎敵也　申曰與遂得殺之非譏齊狎敵

述曰穀梁上云其猶存遂也是與遂得殺之下云此謂狎敵也是兼譏齊言簡義該如此

滕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不日數渝惡之也　申曰書滕書遂要盟乃著何云辟乎傳之疾正在無說而強爲說耳不日非惡結渝盟正以齊宋之

不信著結爲國殺患春秋常于嫌不得者見其得也

逖曰遂者繼事之辭耳公羊必曰大夫無遂事劉之此申凡以發明此句也穀梁之說較爲直截可從

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申曰名赤而係郭公于下著其盜國也若外諸侯相奔安得言歸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安得云非正

逖曰公羊云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公羊明云曹無赤乃何注云使若曹伯死謚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忽分赤與郭公爲二而曹又有赤顯背公羊說已岐矣至劉又云著其盜國以郭公而盜曹國失地于郭得國于曹而經爲之書歸則岐之中又有岐焉世有楊

宋當爲之痛哭劉又譏解外歸之義見述師說徐乾注

用牲非禮也　申曰此緣用者不宜用之例而譏解也如其說當云鼓于社用牲

述曰左氏亦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知非穀梁一家之言矣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親迎恆事不志不親迎于紀履綸一譏焉爾此不卒蓋無服書歸者爲公會于洮起文

述曰何注會洮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女徐疏曰嫁於大夫者則不服而下杞伯姬來疏云即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是疏以此歸于杞之伯姬爲公女會于洮之伯姬爲公姊妹乃二

人也劉乃合爲一人豈未見公羊疏耶即曰其說不可從亦當先駁公羊疏而後及穀梁傳況穀梁傳并無可駁也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申曰天子能命列國大夫春秋可不作矣曹羈名而不氏命乎非命乎國亡君出何賢臣之眾乎

述曰公羊云爲曹羈諱穀梁爲曹羈崇一也但公羊之大夫則眾中有曹羈穀梁之大夫則專指曹羈禮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傳即不分大國小國然亦安見其必謂命于天子耶

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申曰實齊侯自來安得言使乎書以志齊侯之驕我我魯之自夸因以張王文也

述曰經書獻捷即齊侯自來亦豈親獻固必有使矣公羊以

爲賊我知斷無託王之說劉乃改爲篡我如見其肺肝矣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申曰子赤之故亦有所見何爲不日穀梁不傳張三世之義失之

述曰子赤之故不日已見此書子卒之始見其非以不正見弒故加日以正之

盟納季子也　申曰季子在魯不在齊也望文生義妄也

述曰左氏傳亦望文生義邪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申曰豈君臣之義乎

述曰公羊成二年亦云君不使乎大夫

莊公篇

述曰盟納季子以下乃閔公元二年事今劉曰莊公篇是不

殺閔公也

惡公子之紿　申曰傳例疑戰不日此書壬午知非惡紿江熙云傳或失之

述曰疑戰者不約戰日此書壬午明約戰日矣約戰日而不用士卒二人相搏故經書獲傳惡紿乃江熙不信相搏之說故非傳而范從之楊疏已云乃是范失非傳失矣

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申曰如爲桓諱當于薨夷時去姜

述曰薨夷時書齊人以歸傳例以者不以者也見不與齊桓以殺也至此仍爲之諱傳云或曰原非定論也

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申曰公羊云尊屈完以當桓公也

述曰春秋嚴內外之防尊屈完名不正也穀梁謂權在屈完

而即斷之曰則是正乎曰不正大義凜然矣

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申曰

公羊云再言盟喜服楚也

述曰公羊云卒怗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張皇太過穀梁得

進退之宜矣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也內師也　申曰傳不傳內微者不出主

名之例意以內師不可及外人非也

述曰文承齊人執濤塗之下故發此傳若據不出主名之例

遂以同盟于幽不出公爲內之微者辨見前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

楚也注鄭君云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

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申曰致會致地致伐之例何氏詳而不亂矣鄭强分會大伐小又云公當致會皆誤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難曰致伐者示楚未服也如以伐楚大之未有大其能伐而不大其能服者如大服楚則當如蕭魚致會也

述曰公羊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今案楚子叛盟于何見之乃何注云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影射已甚且楚之未盡服穀梁于盟時已見之故云齊桓之得志僅矣劉乃云未有大其能伐而不大其能服者是臆說也

病鄭也者鄭伯之罪也　申曰書逃歸則鄭罪已著此非也責以力服人所以爲伯義

述曰逃自當伐何又責伯者以力服人乎書圍以甚鄭伯之罪耳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申曰下書齊人伐鄭則鄭未服也不大救許反大伐鄭傎矣

述曰但以罪之當討大之不論服與未服也以尊內也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申曰未葬當稱子某此爲桓諱故不書葬而變文也

述曰宋公禦說卒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劉易之云爲桓會故不書葬而變文輒轉附會不憚易其本義往往如此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申曰未葬之稱也不正于不日

著之矣

述曰其君之子他處不再見則特筆也故穀梁云然不得以末葬通稱子某例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傳例以稱國以殺爲殺無罪此云罪累上自亂其例矣鄭父之罪不著一例解之非也著夷吾之篡故不去大夫不從討賊言之非惡夷吾以私殺也

述曰此與里克同里克傳云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仍與殺無罪之例未嘗亂也

諸侯時卒惡之也　申曰不別大小國失之

述曰經本不別大小國故卒葬一例書之日卒爲正則時卒不正故曰惡之也詳見述例諸侯卒葬篇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　申曰遇朔曰朔何以僅一見乎楚自入僖公篇可以漸進稱爵而僅于雩之盟一見非進之也見執宋公之貶文也自後終僖之篇貶之此泓戰實楚子非以尊敗乎卑師敗乎人也

述曰此泓戰實楚子于何見之曰事遇晦曰晦遇朔曰朔此自常例乃成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穀梁左氏同乃公羊分晦與戰爲二云記異則晝晦也此但一家之說耳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申曰春秋惡戰之書非言兵之書

述曰此公羊賢宋襄之說所引申也春秋即惡戰豈倖敗乎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楊士勛疏老子至道之人猶曰以正治

國以奇用兵　申曰三代用師之意孟子荀卿傳之穀梁以

功利言道蓋戰國之學也

述曰穀梁荀卿之師也劉不知此宜有是言

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申曰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

以為信而不道功利之見也伐齊定亂宋公無惡文齊乘敗

取利亦非報惡也誤以為惡何以辨是非何以治人

述曰劉方云春秋惡戰之書乃于宋襄之戰不推不之惡而

反困與之可知其為公羊一家之言非春秋之旨也

公之追之非正也　申曰以禦寇為非正失之

述曰寇已退矣無待禦也而復追之以為非正春秋惡戰之

旨也

再稱晉侯忌也　申曰稱侯非貶文也

述曰經不書晉侯侵曹遂伐衛而再稱晉侯故穀梁云然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申曰言不卒戍則罪狀著矣不在先名也此蓋諱助楚戍衛遇晉兵故辭繫不殺使若戍爲善文傳者俱失之

述曰何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亦可以劉說駁之言不卒戍則罪狀見矣不在不日也下更迂曲不可從

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注公子啟魯大夫疏舊解云子啟卽公子偃啟書日者無罪今買書時是有罪也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　申曰范注非也舊解近之傳文當有不日

何也四字在不卒之上公子偃日四字乃舊注傳寫誤脫傳文四字而以注文四字羼入之

述曰此劉敘所指爲經本錯注者其謂舊解近之者徒以舊解用公羊何注說耳遂謂傳文脫不日何也四字而以公子偃日四字係舊注鑿鑿如見不亦妄乎

入者內不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申曰不著稱侯之義非也何君許之

述曰公羊以稱侯爲伯討此時晉之伯未著也又曰曹伯其惡不可以一罪言則下又何以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乎乃何注又謂其能悔過從伯者征伐委曲彌縫徒形何張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徒以元咺與里克同文難與辨是非矣

述曰穀梁之是非不繆于經故鄭康成獨許其善于經也劉謂難與辨是非誣其信之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見難篇　申曰此緣成十三年經說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之義而誤解也

述曰本成十三年經義而說爲不叛京師其義正矣何誤解之有餘見前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　申曰穀梁經本秦下誤衍師字以致失問經言敗某師者衆矣非狄文也以此知鄭氏六蓺論稱穀梁親受子夏釋廢疾稱作傳先于公羊皆臆說也

述曰如劉乃意說也狄秦之說公羊亦同穀梁卽誤衍一師字并未大背狄秦之義

僖公篇

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　申曰于例失傳于文不辭

述曰楚以夷狄漸進于中國故以本不日者而日之楚以中國漸及于夷狄故以本宜日者而不日義可互證劉于楚弑其君固之下嘵嘵不已惜無以此告之者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申曰傳無託王之例其失多亂又不別會盟尤非此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意若云尊內也不張王義則王道亂矣且非也公與外大夫會書無貶辭此當是經師家言君不會大夫內大夫可以盟外諸侯以經多諱

公與外大夫盟也然于義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與諸侯盟于首戴微示之故公羊師說不言內大夫可以盟諸侯也

述曰託王之說乃亂之甚者穀梁但尊內故云然若亦託王則傳例王臣無下聘之義轉不可會諸侯矣劉未悉穀梁之例徒費詞爾

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　申曰不傳譏娶乎大夫之義其辭枝矣

述曰徐邈注穀梁亦用公羊下娶之說楊疏駁之曰天子得下娶諸侯何為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

不正其再取故諱而日之也　申曰不以日月加于伐邾之上者知公羊之義爲長若譏再取前書時此加月足矣取鄑取防自以一月再取著之不足以難也

述曰公羊云使若他人然今案他人之取邑如莒人伐杞取牟婁宋人取長葛之等亦從無書日者是豪無引證也穀梁之說猶可引取郜取防爲證較公羊爲長

傳人以殺誅有罪也　申曰鄭釋廢疾又以不名爲無君皆游辭也誤緣傳例兩下相殺不道楊士勛謂兩下相殺不得言其不知臣下相殺亦責君失馭如射姑殺處父并稱國是其義也

述曰兩下相殺不得言其楊疏之說大義凜然洵足羽翼傳

文發明經旨

卑以稱致病文公也注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　申曰傳失致夫人之說而分尊卑非一體之義也徐邈說見疏不從遂婦姜傳以公羊義言大夫女稱夫人以病公則此傳當發于夫人姜氏如齊而破致爲稱亦非也

述曰易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又云天尊地卑知穀梁之說直上接孔子之言矣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　申曰將尊師少稱將通例也何氏以甲午及狄文起問稱之

述曰公穀同云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晉則之魯者別無黨類可知故云直敗一人之辭

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注旣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　申曰刑不并致可也以殺敵致果爲諱則宋襄之爲矣

述曰宋襄公羊所深許者也劉治公羊累以易三傳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今乃曰則宋襄之爲知其有叛公羊不叛何注矣何注多出于公羊之外也

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申曰以此貶郤克設納事成反得不貶乎經予弗克納著大夫不得專廢置君之義于克納著誅亂之文趙鞅是也

述曰經書晉人貶晉君也傳斥郤克貶郤克即貶晉君也設納事成則貶之愈甚矣公羊以爲大夫不得專廢置君豈郤

克不奉晉君之命而專兵柄乎如奉君命在郤克意中未嘗不自謂誅亂可著乎春秋及至邾之城下然後屏于立長之義故曰何知之晚責其不早達之晉君也即其還也穀梁之義猶必壇帷復命于介故經不書乃還專廢置君郤克能受此貶乎

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申曰以高子為不以齊侯使之以葬孫為無君之辭皆不得其說

達曰公羊此經下無傳何注以內娶說之亦一家之言耳左氏傳且以書司馬為貴之劉能盡紬之以祟何注乎

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申曰來盟安得言及無君之人而以國與之得不為大惡乎不諱何也

進曰來盟從無言及者此二句疑爲衍文不敢强爲之說

文公篇

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申曰貶盾言師者惡盾執諸侯之權遂得專廢置也以爲大其事者其美于辭枝矣

進曰伐鄭所以救陳故書會之地以美之春秋不豫逆人之惡方書救陳而又惡其執諸侯之權遂得專廢置是逆探下經弒君之惡而言反置救陳之舉于不論矣

穿弒也　申曰不傳復見之例則史文而已

進曰春秋豈有意與史文爲異哉即公羊復見之例不過明盾之不討賊耳穀梁不傳此例而不討賊之義具見亦何害也況弒君之不復見者止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三人餘多復

見者公羊及何注異說紛紛適形辭費耳

不肯者可以肯也　申曰以文爲實不辭甚矣

述曰公羊文實之例幾等春秋于舞文之吏先儒非之者多矣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申曰大夫來取不得以體國言歸故別于君不親迎文識外取當文見矣注以爲與君接昏恐并失傳意

述曰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此嫁于諸侯者今叔姬嫁于大夫故不書歸乃經亦不書逆女而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故傳云不與夫婦之稱也劉謂不正其接內爲譏外取以非范注則當矣

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注杞伯姬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　申曰爲使來不可知之辭不使得歸近之矣不著夫婦之別不察來歸之例則似是而非也

述曰譏無別亦當文見矣

此帥師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申曰傳例將尊師少稱將此自亂其例楊士勛曲解之非也

述曰將卑師衆曰師見隱五年衞師入郕傳通檢穀梁無將尊師少稱將句此楊士勛以意推之耳今劉獨據此句以相難蒙譏其人穀梁未深不于此益信乎

其曰未論竟也　申曰例亂不可理矣

述曰說見述例諸侯卒葬條下

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申曰非也如其說當移至文于下言

我何也

述曰此先致公而後書歸穀梁有例矣成十有七年十有一

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傳十一月無壬申

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是其例也劉子駿

梁入之不深宜有是言

日其事敗也　申曰旣傳疑戰不日則亦知偏戰者日矣又云

敗績書日不知敗績者偏戰文日在戰不在敗也

述曰日其戰則敗或不見日其敗則戰自見傳特於此發例

凡偏戰皆可該也互見評齊考證篇卷十二下

外卒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申曰郤如其說當移夏五

月文于公孫歸父上

述曰何注公羊其前後牽涉者不知凡幾今乃苛糾穀梁不知經非書歸父之反也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申曰不傳大夫相殺之例又不別天子諸侯其失亂矣豈忿怒相殺猶不失爲君君臣臣乎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是股肱胥戕胥虐而心不知也小言破道莫此爲甚三光宣精豈可爲朦瞍道哉

述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者不與其專殺也故此云矯王命以殺之而君乃不失爲君矣

宣公篇

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申曰服虔得之

述曰闕

或曰曰其戰也或曰曰其悉也注明二者皆當日　申曰悉當文自見不必日也

述曰悉固當文自見日亦偏戰常例兩引或曰俱非定論蓋仍日其敗也

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申曰如其說經當云遂入齊傳例及者內爲志是又相違矣

述曰但焚其茨耳未得入雍門也

今之屈向之驕也　申曰正以公失其所著嬰齊之驕乃云嬰齊屈服公得其所譖說也

述曰今之屈非畏齊自屈乃春秋屈之以尊內也固與公羊貶爲之說不異也

以成公爲無譏矣　申曰桓弑隱不敢不以隱序昭穆也祫嘗周公東鄉魯公配焉羣公序下祝以孝告神之聽之天災御廪著矣宣弑赤即不爲赤廟不敢不以赤祔于僖也宣廟成祫禘與赤同序昭穆焉祝曰曾孫某薦大事于皇祖周公王考某甫王考宣公神保是饗不喪七世雖無祖可也無天可也明哉明哉生也不辰謂之何哉以春秋之義決之曰蔡世子友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曰鄫世子巫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子也畏天之命致國天子天子爲之擇周公之後而桓廟既毀祫不序焉宣廟既燬主不立焉斯爲

救災以實爾無譏云乎哉

述曰何此注衆宣公篡立當誅絶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宜

成大惡而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劉乃張而大之并

不從其成公幼少之說其實公羊傳亦云廟災三日哭禮也

則亦以成公爲無譏也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申曰不日起壅河三日山崩大異

以爲常乎

述曰壅河三日經無其事何所起乎況壅河三日尤當書日

以起之何注不可從也如何注當梁山日沙鹿不日

鄟國也　申曰邾之邑也

述曰上年冬邾子同盟于蟲牢此年夏邾子來朝以取鄟爲

郲邑君不信也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申曰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為婦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示未成婦也三月之中女而不婦所以教之見微知著則隱而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令其可嫁忠之至也廟見之後乃使卿致聘猶不敢稱夫人從父母辭禮之成也此聘問常事于伯姬特著之錄貞信之儀則為父母之榮懷葛覃草蟲之義也傳執致不宜致之例為以我盡之不正注以致為教戒之言并失傳意又以為不與內稱不知人國稱夫人者邦人之稱異邦人之稱非父母之稱也注以內稱為稱使經例內言如郎使文不言致女于宋安得引古經

尸齊之例又失傳意又以爲逆者微故致女不知宋公來逆從常事不
書也詳不正之事以賢伯姬其詞窮矣
述曰如宋公親迎尤當以賢伯姬故備書之夫納幣致女如
劉說皆常事也且爲伯姬特著之豈有親迎大禮反從常事
不書者此劉說之自相矛盾也即經之不書逆知是逆者微
無足道與紀伯姬等同但他女不致而獨致宋伯姬者賢也
則詳不正之事正所以賢伯姬何駁之有與下三媵互見
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申曰共平皆無失德伯姬
忠貞盡禮得所莫尙焉如傳所云非聖人繫邶鄘柏舟於二
南之義也
述曰此與上傳互相發明伯姬以不得其所愈見其賢故爲

之備詳納幣致女來媵之事十有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穀梁傳云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皆其公失德之證卽伯姬不得其所之證共公之失德在三媵伯姬之失所亦在三媵而詳之者經以賢伯姬也

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注樂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文　申曰若晉納鄭伯而戰經不當云執鄭伯若欒書以鄭伯伐鄭而戰經當云晉人執鄭伯以伐鄭而加日文或鄭敗文非也緣經師所傳有爲尊親賢者諱之說而誤發也疾恥同類故公羊第曰爲尊親賢者諱而已雍以鄭兄弟之國爲親不知春秋爲所親諱惟魯而已

進曰春秋親魯因推及兄弟之國于理不嫌也前執而此伐之于事亦不嫌也爲以鄭伯故不言戰耳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申曰歸父亦仲遂子何以言公孫乎

進曰楊疏已引而釋之矣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申曰以稱人執爲善稱侯執爲惡徒知晉文爲霸而失春秋伯討之義矣

進曰孟子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明王道何伯討之有

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　申曰不傳時月日卒葬之例宋不書葬之義失之野矣

述曰穀梁之例諸侯日卒正也月卒故也時卒惡之也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葬危不得葬也最爲謹嚴劉未及深悉故云然耳至其公之不葬已于月卒見之卽何注亦云不日者多取三國滕菲禮故略之然則何亦失之野獻

君重于師也　申曰是也獲晉侯獲華元傳當是俗師所增

述曰經書楚子鄭師敗績若無鄭師而但言楚子敗績則不辭矣何休據此以難宋襄身傷之說劉又據此以難晉侯華元見獲之說皆非所據而據焉者也

自某歸次之　申曰自者著有力爾非善之次也

述曰能得所寓國之力助卽善之次也

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　申曰不傳待命之義則昭在齊何

爲卒始乎

述曰要齊待命之說亦公羊一家之言非可以律穀梁也昭孫于齊永無返期更非所以例成公也

成公篇

其曰衞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注衞侯逑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于前事　申曰伐喪非禮以惡報惡甚矣先晉宋主惡也稱甯殖將尊師少之例也

述曰隱一年傳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此傳稱于前事亦此志也均以示誡豈許其以惡報惡哉

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申曰書服陳也諸侯已盟不得復與袁

僑盟故使大夫盟之與溴梁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者異義此傳云私盟溴梁傳又云言諸侯之大夫恭也枝矣案此在宋之盟劉云溴梁訣

述曰卽喜服陳亦當謹履霜之漸穀梁志失正之始大義凜然若溴梁之盟正堅冰之至也至宋之盟乃因經書諸侯之大夫示反正之幾與聖經若合符節恐諸賢不能贊一詞何論徐子

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申曰不知爲滅鄫起文贅矣

述曰四年公羊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何注定弋莒女也無論左氏及穀梁作定姒固非莒女且莒未聞其爲弋姓也劉往往以一家之言繩三傳卽非贅亦狂耳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注孔子之先宋人ㄙ　申曰習其

文而不得其說猶弗習也

述曰此亦書孔父之褒豈黜周王魯即得其說乎

不致恥不能据鄭也　申曰恥不能据鄭于傳例當致會于公

羊例當致伐非也何氏得之

述曰何注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今案何說亦未

爲得也穆姜者成公之母襄公之祖母祖母朞服禮諸侯絕

朞則不爲穆姜服矣何注好牽引前後經文此則其謬之顯

然者公羊疏云惡其母服未期親自用兵踳謬沿譌一何可

咲證曾子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襄即爲三年之喪亦不譏也

會又會外之也　申曰不發于成十五年鍾離而譏以吳人鄶

人爲不殊夷則書其文而不知其義矣

述曰鍾離之會并無繒人傳明云會又會外之也唯襄五年戚之會經書夷人繒人穀梁無傳范注繒以外甥爲子會夷狄之不若故序夷下所以不復殊外夷者以其數會中國故今誤以范注爲傳文又誤以戚會爲鍾離豈惟不深于傳義亦并不撿乎傳文率爾肆譏野哉劉也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申曰公羊例賤者窮諸盜觀左氏此事益信矣范以爲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則傳例稱人爲殺有罪失傳意矣傳以書盜殺爲惡上失政則兩下相殺得不爲失政乎

述曰范注刪一人字但曰鄭殺其大夫即不至啟劉之譏若

兩下相殺而書國殺其大夫是長亂也故范注云不得言其

最足破公羊之說劉欲亦以惡君失政解之而兩下相殺之

跡反不見矣

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申曰十六年圍成十七年圍桃圍防

何爲書乎

述曰范注不足書而今書葢爲下事起今案范意爲下救部

入鄆起也以此推之圍成亦爲公救成起圍桃圍防亦爲同

圍齊起如公羊例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則成世爲孟氏邑

防世爲臧氏邑未聞爲齊所取又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則伐而言圍其非取邑之辭昭然察矣

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申曰正上

圍文之非正文也且以危搆怨

述曰卽公羊亦以爲抑齊之亟伐魯則此乃報怨非搆怨也齊至是不加兵于魯者七年何危之有且突見同圍齊之實未圍也公羊之說未爲得也

軌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申呂此傳屬上軌危也范誤移經漷水下而解軌爲委曲隨水則不日惡盟爲贅矣

述曰劉說極是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軌辭也語氣方完但軌字仍當訓爲委曲言致伐齊者委曲爲邾事之辭也訓軌爲危未免與上數句不貫矣傳軌辭也注軌委曲俱屬上范本原不誤下注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以解經文取邾田自漷水自字作疏者誤認委曲隨三字爲連文遂井移傳于下耳

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遂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注

正其有罪必不見容　申曰日者無罪明君于去國之臣有恩禮也傳引伯玉之言譏紇枉道事君非如慶父之不日爲大惡也范失傳意

述曰劉說亦是范并未明傳中治字正字之例隱十有一年曰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桓元年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此正臧孫紇之出與正與夷之卒正曹伯終生之卒同例不言治也今云正其有罪傳例淆矣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申曰約左氏爲言非體也范邵併失傳意

述曰公羊桓十有一年亦載先鄭伯通乎鄶夫人事然則亦

非體也

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申曰公羊子曰爲中國諱是也

述曰爲中國諱乃何注之言也若公羊之旨則在鄭伯髡原下彼經不書弒以其志從中國故賢之而爲之諱今蔡景既書弒矣亦何賢乎蔡景而何注云爲之諱乎公羊之例爲尊者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　未聞通爲中國諱也若穀梁之例爲親者諱疾鄭固兄弟之國見成公篇蔡亦兄弟之國故傳云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襄公篇

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　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　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申曰不傳稱人稱爵之義失之董子繁露篇備矣按繁露爲董子書首篇本名宋本取作大題而改題楚莊王非也春秋之義以下是經師解楚子虔誘蔡侯般之文俗師誤發于此爾

述曰何注以此爲伯討爲義兵是楚靈以弑君之賊竊據大國即得專此名也春秋不與其殺蔡侯亦不與其殺慶封穀梁引孔子之言非寬慶封正以治楚靈也董子亦覺楚靈之不可與故託之楚莊

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申曰公羊子發會及暨之例明矣傳例會者外爲主則于公會諸侯同盟之文不通及者內爲主以外及內曰暨則于暨宋仲佗及仲佗

之文不通所謂晉其文而不知其義也

述曰此并無關大義不足深辨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申曰公羊經本襄九年宋火穀梁作災誤也此以國邑別例是以陳爲邑非存陳之義也

述曰陳現爲楚邑書火以著其實也但他邑之火不書于陳獨書之卽所以存之也義本明析劉之好辨豈不得已耶

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　申曰傳以不見公爲譏在諸侯以公不與盟爲譏在公與經意相違

述曰或與公羊之說相違耳未必果與經義相違也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　申曰意恢之賢無聞焉

春秋不虛美也盡其親以惡嗣子也

述曰莒嗣子之不孝亦無聞焉春秋不逆惡也且安知非兩下相殺而何注必意爲嗣子殺之乎劉斷從何注吾斷從穀梁

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　申曰失問甚矣緣蔡般傳不著爲中國諱義也

述曰許止不知嘗藥則爲之著不弑之實爾何待問乎亦何諱之有乎

自夢者專乎夢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注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　申曰自非杞季君雖無道以道去君異姓臣之義也專乎地而出奔皆叛也公羊以教讀穀梁以長亂有師

無師之別也

述曰經書自夢不書以夢傳故云不以叛也劉云穀梁以長亂不亦誣乎

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申曰經本朱誤爲東說者緣經有譏二名之例而誤解也不知經譏二名于內于晉各一見別嫌于貶文而後其義著今以東爲貶是嫌也何以知其非以傳惡蔡之意當文自見不是貶絕也又出奔于例爲絕卒皆不書書莫宜于穀鄧郜郕者以此決之經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則非例也何氏之說左氏之記知不誣矣穀梁俗師所增于此益信

述曰是朱是東各傳所習不必相非也至二名之譏亦公羊

一家之說未必經義本如此也

非國不言圍　申曰于例不遵

述曰傳[illegible]言伐國不言圍邑此當是非伐國不言圍以通其例也

昭公篇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申曰定無正始不繫乎昭無正終也如定本宜立卽位任孔子逐意如雖非受國天子不猶賢于𨳝僨乎則有正月不書卽位可也故子家羈義不可復反而孔子必以元年歸魯且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述曰劉欲外昭公則亦季氏之徒也

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　申曰昭王不失國則非滅也

述曰昭王不失國亦從後言之耳公羊亦云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此時楚昭何在欲謂之不失國得乎

定公篇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申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得僭天子故卜從則郊其始蓋以日至雜記孟獻子說鄭注郊特牲同後則春夏秋皆舉之不傳爲郊非禮失之矣

述曰穀梁據當時之禮言之也抑經亦但就當時之制書之爲之非禮則見之于言外而已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申曰免牲免牛俱不待卜也

不免牲則猶不郊以爲失禮之中又不敬焉

述曰傳云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今劉云不待卜不亦專之甚乎

郊享道也注飮食之道　申曰成十七年傳云非享味也此誤

述曰禮云郊血喜取牛血以祭此享道也若味則指一獻熟之禮言郊不獻熟故云非享味也何誤之有

以輒不受也　申曰受姑受命靈公得拒蒯聵若責輒拒父則

經書衛侯輒出奔矣此大惑也

述曰經書衛侯輒來奔在獲麟之後哀公之十有六年乃左氏之經穀梁公羊俱無是也劉乃據之以爲言豈自忘其爲

公羊之徒耶且輒不于此時即出而必遲至數年亦可見輒

之不受矣

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申曰諱辭也非外辭

述曰公羊亦云內辭也若使他人然卽外魯之意徒覺詞費

轉不若穀梁之直截耳

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　申曰春秋說云吳

強而無道敗齊臨晉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

薛俠轂而趨則國語所記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已非事實春

秋以其僭號故于其葬皆削之而以王上繫天起之其在諸

服雖大曰子因吳楚之本爵而著例也

述曰范注雖未盡當而讖緯之書槪不攔入亦東漢盛行之

後至晉而廢息也今劉何引之以張何邵公之餘燄而國語

不足信穀梁不足信豈知何注雖引春秋說亦必曰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使若云者即蒙前所云凡春秋實事必百計託之使虛是也

哀公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